

## 〈來自喬治亞的朋友〉



第一名

惠文高中 謝沛吟

這裡真的糟透了！我甚至都要以為世界末日已經來臨！你能想像你的鄰居在你面前被重型火炮炸掉一雙腿嗎？我真希望這一切都沒發生過……。妳很幸福，身在一個沒有戰爭的國家，我祝福妳不會遇上這樣的悲劇，相信我，絕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祝福了。

日子靜悄悄的，失去你的音訊，尋不著你，兩個多年頭了。

兩年前，參加「模擬聯合國」，而屬於我的命運就是——「喬治亞」——當時我從未關心過這個國家。

被指派在模擬安全理事會，討論當時正熾熱的「喬治亞與俄羅斯衝突」，身為喬治亞代表的我頓時成了會議上重要的關鍵人物。是的，從那一刻開始，我必須將「喬治亞的」事情視為「我的」事情，以喬治亞的立場深入探討這個議題。這實在不是件輕鬆的事，更何況一開始甚至不認為喬治亞是一個國家。為了更快進入狀況，開始在網路上涉獵資訊，得知喬治亞是自蘇聯解體後1991年獨立的共和國，因為國內的南奧塞提亞單方面宣布獨立，而對支持其獨立的俄羅斯及阿布哈茲宣戰，並趁著全球矚目於北京奧運之際，舉兵挺進與俄羅斯接鄰的南

奧塞提亞，從此戰火頻仍，成為國際焦點。

但讀到的坦克、淪陷和死亡，就像讀歷史課本裡天寶年事，一樣冰冷。

在網路連結之間尋尋覓覓，斗大的標題吸引了我——「請幫我尋找我的妹妹，她在南奧塞提亞」——這是一篇用英文打的尋人啟事，標題下是失蹤人的相片、特徵及發表人的聯絡資訊，急迫的文字及懇求的語氣，看來他的妹妹在戰亂中離散了。喬治亞人的母語是喬治亞語，能使用流利英文的人不多，我二話不說便寫了封信給他，告訴我願意幫助他散佈訊息並祝福他能早日找到他的家人。寄出後我便一直守在電腦前等待他的回信，並且為他的妹妹祈禱。就這樣一直等到深夜四點鐘，我的信箱出現了名叫「札克」寄給我的信，我迫不及待的打開來看。是他！他真的回信給我了！我心中又驚又喜，但是接著看他回信的內容，卻讓我頓時感到無比沉重。札克在信中提到：

十分感激妳的協助，我也同樣期待我能早日尋獲我的妹妹，再也沒有比這個還要重要的事情了。這裡真的糟透了！我甚至都要以為世界末日已經來臨！你能想像你的鄰居在你面前被重型火炮炸掉一雙腿嗎？我真希望這一切都沒發生過。

原本只想完成模擬聯合國的作業，好

讓我在會議上有完美的表現，但是札克的回信抓緊了我的所有神經，我再一次瀏覽方才令我味如嚼蠟的戰地新聞，這時腦海不斷湧出軍隊出兵鎮壓的場景，閉上眼則是一片斷垣殘壁和慘絕人寰的戰亂現象，耳朵裡罹難者的哀嚎聲四溢，鼻腔裡是一陣濃郁的血腥味……頓時，我幾乎就要以為我身在南奧塞提亞的戰爭前線！我激動的敲打鍵盤回覆給札克，告訴他我想知道更多有關南奧塞提亞的現況，當然還有札克的現況，最後是一些鼓勵他的話。我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回覆我，畢竟我能給予的只有遙遠的關心及祝福，事實上，這場戰爭，我愛莫能助。他也一樣。

隔天的課堂上我已放不下心，將蒐集來的資料統整之後，一整天的思緒就繫在喬治亞的戰火上，就像下一秒就要燃上我的眉毛。我渴望知道更多發生在札克身上的事情。放學之後，馬上打開電子信箱，是的，是札克：

我和妹妹從小就住在南奧塞提亞，沒離開過這裡，從我有記憶以來，這裡一直是一個美麗的地方，只是這幾年變得很不一樣！太不一樣了！……我現在身在南奧塞提亞的難民中心，我在大學主修藥品現在充當醫療員照顧每天不斷湧進的傷患，能用的藥已經不多了，但是我還在想辦法從別的地方運來這裡……我聽說有人在另一個中心看見我妹妹，我終於能放心了，但是我現在還不能離開這裡，這裡的傷患們需要我……妳很幸福，身在一個沒有戰爭的國家，我祝福妳不會遇上這樣的悲劇，相信我，絕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祝福了。

得知札克有了妹妹的消息之後，我也

跟著鬆了一口氣，馬上傳了封信息給他：

札克，我相信你妹妹很快就會與你相聚的！你說得對，再也沒有比健康平安更好的祝福了。我也希望你一切都好。別擔心，戰爭很快就會過去的！

寄出信件之後，我便安心的去吃晚餐。我和札克有四個小時的時差，我過的時間比他快，但是我卻無法告訴他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情。

等我再一次回到崗位上待命時，我發現札克傳來了新的信息，我迫不及待的打開來看，只見信中只打了：

「妹妹找到了，但……一切都太遲了……」

簡短的幾個字，劇烈的撼動了我的心，我瞪大了雙眼盯著螢幕發呆，久久無法言語。接著我瀏覽了幾個新聞網站，赫然發現「戰地婦女遭強暴後殺害」的消息，突然一陣惡寒襲上心頭，我打了個哆嗦，誠心祈禱這不會發生在札克的妹妹身上。

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安慰札克，我只是呆坐在電腦前好久、好久，整個房間像是被放大了好幾倍，寂寞從我的腳跟纏了上來，屋內的空氣像是被瞬間抽光……我屏著呼吸跟重拍的心跳，彷彿他的孤獨與無助我都能感同身受。

一直到深夜，我冷靜了下來，告訴自己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必須騰出一個肩膀，在札克這麼失落的時候，我更應該給他支撐的力量，儘管我的力量有多麼微不足道：

「札克，你可以克服的！你可以走過的！我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！你要更保重自己……」

殘酷的戰爭持續了一個星期，在那天之後我又捎了幾封問候，只是我再也沒收到札克回覆我的信了。這讓我很著急。我是真心的希望他一切安好。

我重新瀏覽了一次和札克對答的紀錄，同時發現模擬聯合國的籌備工作已經進行得差不多了，只是我遲遲無法寫出解決方案(resolution)。站在喬治亞的立場，我應該要極力抵抗外來勢力的入侵，並強力遊說南奧塞提亞接受鎮壓，以換取和平；但是與札克的相識卻激起了我的反戰意識，戰爭的禍害所危及到的可是無辜的人民百姓，流離失所、家破人亡之痛豈是紙上合約能交代得了的呢？

模擬會議上，我完美飾演了喬治亞代表的角色，奮力踩在南奧塞提亞的土地上，握緊了紙和筆，極力抵抗俄羅斯對我的模擬侵略，完成了一場精采的辯論，也贏得了滿堂喝采，但是，我知道，我模擬不出喬治亞的烽火連城，也模擬不出札克的喪妹之痛。

札克，兩年過去了，戰爭平息了，你現在好嗎？我祝福你不會再遇上這樣的悲劇，相信我，絕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祝福了。

---

石德華  
評語

在小我與別人，台灣與世界，安定與戰亂，虛擬與現實之間，這篇文章具跨越性題材，以幾封信串起自我生命境地的提升。

真正的關心必須有介入，因為參與，觀看的眼自此不同。這篇文章心情有過程，位置有轉換、情節有延展，轉折、銜連、扣合都流暢自然。經由際遇帶起的深度思索，為全文增色。

痛著別人的痛，最美麗的悲憫情懷。

陳幸蕙  
評語

本文題材特殊，既省思戰爭與和平議題，復呈現溫暖的跨國界關懷，而網路時代即時通聯、無遠弗屆之特色亦刻劃無遺。全文首尾呼應，娓娓道來，啟人深思，更令人低徊。台灣青少年能突破狹隘島國心態，放眼天下，復能跳脫個人小我框架，對異國受難者出以人道關懷，令人由衷激賞。

劉克襄  
評語

與眾不同的散文書寫角度，讓人驚喜不已的內容。透過當代網路信箱的聯結，創造了一個新時代青少年的視野和時空。